

仁寿的麻糖

◆郭成钧

在仁寿,不管是县城还是乡村,特别是冬腊月里,你总能听到卖麻糖的小贩的吆喝声。他们挑起担子,里面装着十多斤白麻糖。他们边走边吆喝:“叮叮当当当,快来买麻糖。我的麻糖甜又甜,再过两天就过年……”伴随着吆喝声,还有间歇性的有节奏的“叮、叮、当”敲糖工具的敲击声。召唤来了大人和小孩,把卖麻糖的人围了起来。或是用钱买,或是用米换。小孩子迫不及待地吃起麻糖,心头安逸极了。

近几年在仁寿,骑自行车或电瓶车卖麻糖的人也有,说明每天得跑很长的路。不过还是步行背竹夹背和挑箩筐卖麻糖的占多数。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这些卖麻糖的,毫不夸张地说,都是自产自销的,全是手工生产,可以说是纯粹的原生态食品。麻糖不能用机械生产,所以在任何超市都买不到的。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属于真正的小本生意,因此年轻人多不愿为之。尽管卖麻糖的收入微不足道,但是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却丰盈了我们的干瘪日子;到了今天,仍然使我们的生活多了甜蜜色彩。

宝飞镇尹家湾的尹鸿福今年七十有三,是远近闻名的制造麻糖的师傅。据当地老人介绍,尹鸿福的爷爷辈开始就是做麻糖的,称得上是麻糖世家,在全县都有名气,故在当地有“尹麻糖”之称。据尹鸿福介绍,仁寿的麻糖有黑麻糖和白麻糖之分,以白麻糖为主,黑麻糖是红苕做的。要分主要原料的话,又有米麻糖、苞谷麻糖、红苕麻糖、麦子麻糖。

据说麻糖问世颇有传奇色彩。相传杜康当年在竹筒里装稀饭,放置七天后变成了酒,杜康十分得意,在老婆面前夸耀自己的才能。老婆不服气:“你拿稀饭七日成酒,有什么稀奇?看我把干饭三日变出糖来。”杜康不以为然,老婆却认真起来。她弄了些大麦来铺在地上,清水浇湿让其发芽后,春碎磨成浆拌和在干饭里装瓮糟起来。三天的工夫,米饭里果真冒出了糖水;她再把糖水煮一阵,就成了甜甜的糖糊。杜康尝到这麦芽做成的糖,对老婆心服口服。托杜康老婆的福,从此天下有了麦芽糖。通过浓缩、扯白的麦芽糖,就是现在的白麻糖。尹鸿福说,一块白麻糖真正的工

艺流程还要复杂些:首先需要制作麦芽面。除了需要大量的大麦外,还要掺入一定比例的玉米和小麦,三粮在清水里浸泡直到长出白芽,才捞起来,然后再放到温暖干燥的地方,上面盖上稻草,十天半月后,那些种子都长出长长的、弯弯的嫩芽。这些嫩芽经过阳光的暴晒后磨成面,就成了麦芽面。

其次是做麦芽饭。麦芽面通过热水浸泡,再放到纱布上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水里放入一定分量的热米饭,形成了水泡饭。这时把水泡饭放入土罐,再把土罐搬到米糠里捂埋,如做醪糟一样,两日后一打开,一股清香即刻迎面扑来。这就是麦芽饭。麦芽饭甜甜的、凉凉的,有解毒避暑的功效。

最后制糖。麦芽饭经过过滤,把过滤液放到锅里熬制,先用大火,然后用中火,随后用小火,待满满一锅液体熬为糖稀时,再用文火慢慢熬制。直到糖稀能够拉出黏稠的长丝,然后把糖稀舀到事先准备好的盛有面粉的筛子里,红黄色的糖稀自然均匀铺开,麦芽糖的制作就算大功告成。加工出来的麦芽糖要待其还未冷却即用铁钩反复拉扯,用尹鸿福的话来说拉扯麻糖

才是最重要的工序,要反复拉扯至少半个小时,是最亏力气的,往往拉扯一通下来全身都是汗水。至此,红黄色的麦芽糖才会摇身变为白色,这种白色的麦芽糖就是白麻糖。

麻糖做成后并不是就完工了,还有一道重要工序。因为麻糖容易变软,万一粘连起了的话吃起来很麻烦,必须要一种粉末来保护。仁寿麻糖用的粉末大多数是米或苞谷煎炒后打成粉粉的。而尹鸿福所卖麻糖粉末却别具一格,用黄豆加芝麻煎炒后打成粉粉,就有一种香味。所以他的麻糖虽说一斤要贵一块钱,但买的人也不少。“口味不一样嘛”,不少人说。

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白麻糖有止咳化痰、润肺之功效。既能当糖吃,也能作一些中药的引子。据老辈人说:用米汤泡子(米锅煮开时上面的泡沫)和白麻糖一起蒸可以治小儿咳嗽,旧时许多人家都是这样做的。除此之外,泡菜坛中还可以投入适量白麻糖,既可以防止泡菜水生花,又可以给泡菜提色,真是一举两得。



斯人若松

——谨以此诗,纪念张毅老师

◆王宏

一把轮椅
撑起你灵魂的高度
一支健笔
将生命演绎得多彩多姿

上天给了你残缺的身躯
你却并不怨天尤人
而是用比常人更强健的精神
来成就自己浓墨重彩的人生

你安静而执着地把灵魂
交付给写作
一部部经典
在简洁的虚静斋里诞生
《石鲁传》、《山野传薪》
《一代谋臣张良》、《火烧阿房宫》

《艺术的品格》、《孤独的远行》……

你的文字是火炬
照亮了自己的人生路
也照亮了每一个阅读者
求索的路

斯人若松
不畏雨雪霜风
四季常青

坐着
比站着更伟岸
死了
却永远苍翠地活着

还魂(外二首)

◆怡人

客厅窗台花盆里的
一朵三角梅
随一阵大风飘零

它不肯委地成泥
却神灵般穿越窗棂

落到我正梳妆的
房间外的一株辣椒上

绿叶 红花 三角梅
它再度美好地盛开
湿润了看花人的眼

《有一种爱》

有一种爱
冰封千年的花蕾
怎么打开?

有一种爱
星光与眼光的相遇

隔着雾霭蔽日的现在
与清风明月的过去

有一种爱
似孤独的火种
于浩瀚无垠的沙漠之中

《春雪》

春雪 飘飞在黎明的天空
看世界 像一个人一夕忽老
推开窗 感受着彻骨的冷
想象着远方 你看雪的模样

你看雪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孤独的剪影贴在窗上
你看雪的时候
是不是也同我一样地那么感伤

雪本是雨的魂魄 化作冰冷的
花在空中绽放
我只是你的梦境 徘徊在虚幻
的世界里芬芳

雪停了 雨没有停
雨停了 风没有停
风停了 冷没有停
你走了 我的牵挂没有停

建设者之歌(歌词)

◆辜海燕

你冒着酷暑修路筑桥
我顶着严寒修建大厦
用汗水浇灌幸福之花
历尽风雨历尽沧桑

你冒着酷暑铺设管道
我顶着严寒添砖加瓦
用勤劳浇灌幸福之花

无怨无悔甘把热血洒

走吧 走吧 走在建设的路上
来吧 来吧 奔向小康的梦想
再大的困难我们不怕我们不怕
手拉手 咱们建设家乡有力量有力量

云聚

◆一威

由深邃的蔚蓝沉下来
沉下来,白云厚实
厚实却轻盈

轻盈的白云
可以轻易地浮出蓝汪汪的水面
但它没有

费力潜来,悬在我窗前
恰好我临窗,刚好云赶来
默默转身,静静移开

一滴雨一朵雪都能读出云的气息
陷入雾霭漫天的云团
多少迷茫凄婉,一生也走不出



水上之城

(图片由仁寿县摄影家协会提供)

万卷书 万里路

◆郭侨



享受安静时光。

郭侨 摄



整理街头艺人。

郭侨 摄

我喜欢一切旧的东西,经过时间打磨的风情总是更具味道。6月中旬走到厦门,没有各种海报上的蓝天白云,却意外邂逅另一种走街串巷的优雅。窄道、街巷、旧日的老房子,红砖、灰瓦、满墙的爬山虎,岁月年华中它的样子,就是最真实的样子,尽管和我想象中有些不一样。

总听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我踏上厦门的厚土,我才明白,书中或许有黄金屋,书中或许有颜如玉,但透过纸张传递给我的讯息,远远不如眼见为实。面对一户户紧闭的房门,我能

肆意想象内里无限风光,这里住着的人是否拥有纯真的面孔,他们是否会羞于与人攀谈。铁道公园的角落,一道发黄的门帘掩着午后的烈日,隐约可以看到坐在电视机前的老人轻轻摇着蒲扇打瞌睡,而电视里的声音正此起彼伏。

撑伞站在一棵凤凰树下,我拍下了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没有千篇一律的小资气息,没有泛滥成灾的文艺情怀,繁花似锦,映衬着背后天线乱搭的旧房子,不融合的美感总是格外吸引我。

“我在路上,衣袂飘荡,长发飞扬,

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一场。谁在路旁,听见我自由放声唱,和我一样,背上行囊,脚步丈量远方,梦想开放。”耳机里奔腾的是老狼沙哑的声音,坐上一列没有方向的公交车,跟着城市的节拍摇晃。透过车窗看到雨滴点点滴滴落在大海里,落在花瓣上,模糊成色彩斑斓的油画。喧嚣在身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低头看清楚自己的倒影,明白了心底那一圈涟漪,是慢慢荡开的欢喜。

在网上看到一段话:你写PPT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

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吵架时,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所以我不断远行,以无业游民的姿态,走进西藏,走进青海,走进东北,也走进厦门,每一次,都像再不回头,撞向南墙。或许在今后的某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以及和他一起吃的食物,我才能明白,孤独的味道尝起来是如何的。但如今,我选择继续行走。